



文竹开花了

□ 姚正安

对着文竹绿叶间闪烁的点点白色,我暗笑自己孤陋寡闻,我真的不知道,文竹还会开花。

简直神奇得不可思议,仅仅离家三天,书房里的文竹居然悄悄地绽放无数朵小小的白花,那白花像镶嵌在蓝色天幕上的颗颗晶莹的星星,耀眼而美丽。我用放大镜看了,小花也不是纯白,是白里微黄,六瓣一芯。鼻翼下,不香,也没有其它味道。

第一次遇见文竹,是四十多年前,那时我在城里上学。有一年寒假,我到一位老师家中借书。整洁的书房里,我看到一个如拳大小的瓷盆里长着几株很绿很绿很弱很弱的植物,感到非常好奇,冬天了,哪来这么绿的植物?我在农村见过楝树、桑树、桃树、杨树,都是长在河堤上、村边上,哪有长在盆子里的。那些随意生长的树儿一律的弯弯扭扭、粗粗糙糙,而且,一到秋天就落叶,到了冬天就是光秃秃的,枝丫在寒风中呜呜咽咽。我问老师,这是什么植物?老师回答,是文竹。没等我反应过来,老师接着说,这种植物很娇嫩,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,需要阳光,又不能暴晒,水不能太多,也不能太少。我笑笑说,那不成娇小姐。老师也笑着说,你说对了,它就是花草中的娇小姐。我记住了文竹的名字,也记住了它的形状。

此后多年,辗转在乡下工作,或住公房,或蜗居在一个十来平米的房子里,没有空间养花,也没有闲情种草,哪还想起文竹呢。

直到不惑之年,到城里安家,有了宽敞一点的房子,才想到买两盆花草装点装点简陋的住处。

有一年春天,我到一家花店买花,一眼就看到了几盆绿得显眼的文竹。店老板服务很周到,耐心地向我讲述了养护文竹的注意事项。我买了一盆,茎很瘦弱,叶子也小得可怜,我立马想到了文静、文雅、文弱这些词。文竹真像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。

我一周给浇一次水,有时还拿到阳台上给晒晒太阳。长得不错,茎越长越长,叶子青翠欲滴。那年仲夏,我出差一周,回来一看,不好,文竹叶子黄了。我赶紧浇水,但不管用,叶子一片片地掉下来,勉强维持了半个月,就不行了。我拿到店里,店主也说不出名堂,只一个劲地说,文竹太娇贵、太娇贵,稍不留心,就出问题。指着他桌上的一盆不小的文竹对我说,你看看,我是做这个行当的,但是,也没用,不知什么原因,也不行了。盆子里的文竹,确实没精打采的。

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有买文竹。我倒不认为文竹娇贵的,而是我根本不了解它的特性,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养,还自以为下了功夫、费了心思。

四年前,我有一个稍大一点的独立书房。朋友送我一盆大约有二十来根茎的文竹。长得很好,一片黄叶没有。但我有点害怕,生愁自己的不慎,而伤害了文竹。朋友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,文竹确实文弱,但也不是那

么难养,你就一周浇一次水,一两个月上点植物肥,不要太当回事。试试,也许行。

我把文竹放置在柜式空调顶上,既不占空间,增添一景,又给文竹阔大的生长空间。

我按朋友说的,既不怠慢,又不是十分上心,给予必要的生长条件外,令其自然生长。期间,也有几根茎黄了枯了死了,但多数长得很好。有十根茎长成一米两米不等,我也不去修剪,把长长的茎牵在架子上,正巧,柜机就在窗下,文竹得以吹吹日晒晒太阳。

然而,文竹可以开花,是我先前完全不知道的,也根本不指望它开花,能够正常生长、焕发绿色生机,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我查了百度,正常情况下,文竹四五年开花。此前,我养的文竹没有开花,或者因为没有生长成熟就死了,或者没有提供足够的开花条件。孔子说过: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!秀而不实者有矣夫!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意思是说,有的植物长苗而不开花,有的植物开花而不结果。这里面就有生长条件的限制。

我站在开着小花的文竹面前。那一朵朵小花,仿佛眨巴着机灵的小眼睛对我说: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

是的,茫茫宇宙,浩浩世界,我能知道多少呢?

智者苏格拉底说,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。

我们都得以谦卑对待世界。

分,一口新灶有棱有角地完工了,灶面贴上白净的瓷砖,真是美观又大方。果不其然,砌灶的师傅确实是位行家,新灶不仅受热快,而且不串烟,引得大家争抢着去烧火。特别是冬日来临时,灶间那方宝地很是抢手哦!馋嘴的我们总要扔两个红薯进灶膛内,边吃着甜甜糯糯的红薯,边烤着一场温暖的火,那真是惬意与满足啊!就连家里那只平日爱干净的猫,也不失时机地钻进灶膛里,享受着灶内的余温,落得一身灰也就罢了,有时竟致毛焦,难看又难闻,没一丝猫相。我们对其鄙夷连连,避而远之。

每年的冬日,父亲便把那张小方桌搬至灶间,此时的方桌既是餐桌又是书桌,我们就着灶膛的余温,在灶间吃饭写字,老灶俨如母亲般温暖慈祥,陪伴我们长大。

老灶,是一段旧时的回忆,给予我内心深处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乡土情怀,是我永远牵念的乡愁……

上,这时候万万不能打电话给他,天气又这么热,万一他急着接电话不小心摔着,那事情可大了。前年父亲骑车接电话就曾摔伤过。一想到父亲怅然离开的样子,我就深深自责。

我也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父亲了,作为儿子实属不该。我家院子装了监控,于是便掏出手机,通过监控视频回放看看父亲。手机里的父亲先是在院中的台阶上坐了一会,然后起身替我将院子扫了一遍,接着又帮我把手洗了,见我还没有回来,又手足无措地在院中踱了一会。或许父亲觉得他今天来得也突然,儿子在外面和朋友们应酬,就不忍心再打电话催问儿子。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父亲缓缓推车、黯然离开时的背影,瘦弱、迟缓的背影渐行渐远,越来越小,直到完全消失。印象中的父亲是伟岸的,动作轻灵的。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怎么抱不满他的背,觉得他的背很宽、很结实。这些年来父亲不知道承载了多少沧桑,早已今不如昔。想到这,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邻里仨女人

□ 于宇

题记:这三个女人,都是我小时候家乡的“名人”,早已过世,却至今印象深刻……

她不卑不亢
嗓门比我爸还响

那年春荒
她男人没熬过
走了
她哭得好伤心
但,没几日
又来找我妈聊天
说:人死了
光哭也没有用
我还得打起精神
好好活着

至今我还记得
她说这话时的神态
笑得很勉强
眼眶里,有泪

大蒜苗

个子比她男人
高出一头
瘦得
精致、苗条

天生的美人胚子
人称大蒜苗
男人却
不知道珍惜

他常对人显摆:
个子高
有什么屁用
风一吹,就倒
还浪费布料

有一回,被大蒜苗
听见了
她发起威来
就像烈豹!
一口气
追着男人打
男人慌不择路
爬到了树上
“风吹倒我了吗?
我糟蹋你家布料了吗?”
大蒜苗跳起来
手一伸
把男人硬生生
从树上
拽下来
——她个子高!

老灶

□ 韩翠苗

昨夜,梦见老家,还有老家的那口老灶。灶膛内火苗依旧熊熊,母亲坐在灶膛前,适时地添加柴草,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她的脸颊,很是温暖。

记忆里的老灶倚墙靠窗,一字摆开。过去,为了节约柴草,在两口铁锅之间装上一只小铁罐,叫做水罐或汤罐。只要灶内有余火,那水罐里的水就会热乎,可以用来洗脸、刷牙。待水开时,母亲则烫煮猪食。在我印象中,家里每年都会养上一两头猪来补贴家用。在灶的前面有一处凹进去的地方叫猫洞。千万别小觑它,既可以让猫儿在寒冷的冬天有个温暖的安身之所,亦可以把我们白天湿了的布棉鞋烘干,穿上后,顿觉满脚的暖意。

老灶是温情的,与全家相互依

偎。在那漫长拮据的岁月里,老灶与母亲一道精打细算,暖火生香,果腹着全家,调养着我们的味蕾,见证着家的一路新好。

人间烟火,每日从老灶开始。小小的灶间,便是母亲的战场,她在那儿调和一日三餐。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母亲做的萝卜条煮鱼及大咸菜炖慈姑了,出锅前再加点自制的辣椒酱,那真是带劲,在寒冷的冬日里吃了氤氲生暖。虽说是普通的食材,简单的做法,经母亲之手却也美味无比。

时光向前移步,老灶渐显沧桑,灶膛内的土坷垃开始斑驳剥落。更甚者,竟然串烟,呛得人眼泪直流。重砌新灶的事宜很快提上了日程。不日,父亲便寻来在行的师傅。至日落时

父亲的背影

□ 张传界

周末的一个早晨,朋友老纪约我们四个相识多年的家庭一起去吃早茶。这是几天前就说定了的,一个都不能落,说早茶过后还要切磋一下擀蛋技艺。大家欣然受邀,准时赴约。吃过早茶已近九点,接着我们按既定的安排到老纪家中擀蛋,八个人正好两桌。

擀得正欢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一看是父亲打来的。电话那头父亲问我在不在家,说给我带了些蔬菜和鸡蛋上来。我告诉父亲我正在朋友家玩,一会儿就回去,让他等一会儿。我又连忙打电话给儿子,告诉他爷爷来了,不巧的是儿子和同学出去玩了,也不在家。见大家牌兴正浓,不想扫了大家的兴,于是就接着擀,后来便将父亲还在我家门口等我这件事情忘记了。一局擀完已是十点多钟了,我突然想起父亲还在我家门口等我呢,急

忙向各位打招呼,然后往家赶。

我到家时,院内的台阶上放了满满一大方便袋的蔬菜和半方便袋鸡蛋,父亲却不在,周围找了一圈,也没找到。这时候邻居大姐告诉我说:“你父亲就在你回来的十几分钟前刚走,他还坐在台阶上等你了。”我知道擀蛋误事了。

父母都七十几岁了,平时住在乡下,种些蔬菜、养些鸡,经常送来刚采摘的蔬菜和聚集起来的鸡蛋给我们吃。父亲知道今天周末我肯定在家,加之他知道孙子放暑假了肯定也在家,所以便趁早凉来,可偏偏不巧的是一个人也不在家。这么热的天,老人家上来一趟多不容易啊,快到午饭时间了,居然又回去了,早知这样我就早一点回来了。我越想越内疚,意识到今天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我知道父亲正在骑车回去的路

阳台上的铁钩子

□ 王焕其

2004年前,全家住在乡下。乡下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砌的普通的农家小院,七架梁正屋三间加两间厢房,东面和南面是用红砖砌的围墙。围墙上部嵌有两层水泥块花格,用石灰水一刷煞是好看。那时砌的木屋都是砖木结构,房梁上备有多条绳子吊着铁钩子。这些铁钩子的吊环是木匠师傅起先做梁时预留的。那时,农村家庭一般没有冰箱,农村人有些较好的食材,如上街买的烧饼、馓子,冬天腌制的咸货,老母鸡生的蛋,大都用篮子装上,吊在铁钩子上。冬天山芋收获后,有的人家稍微去掉些泥土,也不洗,就用篮子装好,吊在厢房的铁钩子上。这样,老鼠不容易吃到,又通风,好保存。农村小孩那时零食很少,似乎吊在铁钩上的篮子里面的各种食物,是世界上最美味的!

我小时候,父亲身体不好,仅靠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干活拿工分;有时父亲住院,母亲还要

照顾父亲。所以,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外婆生我母亲一人,她把所有的精力、财力都用来帮助我们,农村分田到户前,她也要在生产队干活。年底,我们过年穿的新衣服都是外婆买的,铁钩子上的鱼肉也是外婆买来给我们过年吃的。那铁钩子承载的是外婆无私的疼爱和希望。后来,国家形势越来越好,老百姓的生活也一天好似一天,我们手里有点钱了,在扬州置业买房。搬家时,仅搬走老家几张方凳子和一些衣被。外婆和母亲想要带走两只铁钩子,装在新房子的阳台上,能挂点东西。我爱人坚持不带,说新房子吊两只生锈的铁钩子,难看,不协调。外婆和母亲仍偷偷带来了。至今,那两只铁钩子仍挂在阳台的晒衣架上。如今,外婆去世了。看着阳台上仍然挂着的铁钩子,我感慨颇多。铁钩子留下我们多少辛酸的回忆,它承载着岁月的沧桑,更是我们对亲情的念想。